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五 年

第三十五號

第四九三次會議 一九五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紐 約 成 功 湖

目 錄

- 一 臨時議事日程
- 二 通過議事日程

頁 次
一
一

凡有關文件未在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按月刊行。

聯合國文件均以大寫字母附以數字編號 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第四百九十三次會議

一九五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J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中國、古巴、厄瓜多、埃及、法蘭西、印度、那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南斯拉夫。

一。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493)

- 一 通過議事日程。
- 二 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
- 三 關於台灣遭受武裝侵犯之控訴
 - (a)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長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四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S/1715)
 - (b)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五日爲台灣問題致祕書長函 (S/1716)。
- 四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就美國空軍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邊境轟炸掃射房屋、鐵路車站、鐵路車輛、人民及飛機場事所提出之聲明
 - (a)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長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八日致祕書長電 (S/1722)
 - (b)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九日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長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來電事致祕書長函 (S/1727)。
- 五 希臘不斷實施恐怖暴行與集體執行死刑
 - (a) 安全理事會主席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九日致安全理事會函(S/1735)。

二。通過議事日程

主席 我現在請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注意這個範圍頗廣的臨時議事日程。這議事日程共有四個實體問題，最末一個是蘇聯代表團提出的。因爲這些問題各有緊急和重要性，都需立刻加以審議和決定，所以我認爲可將它們都列入臨時議事日程，現在將這個議程向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提出。

Mahmoud FAWZI Bey (埃及) 我請求發言顯然是以通過議事日程一門題爲對象。不過倘蒙主席及理事會其他各位理事允許，我願首先就傳譯辦法說幾句話。我恐怕我們又會處於一種特殊情況，與新

近某次會議將結束時的情形一樣，那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下次會議的時間如果不是全部亦將是絕大部份用於傳譯上。因此，我想建議，主席亦可能見到，我們不妨僅用即時傳譯或另謀其他折衷辦法來處理這個問題。

就議事日程本身而論，我願意立即聲明埃及代表團不能贊同通過現有的臨時議事日程。主席可能記得，各理事才可能想起 在上次 [第四九二次]會議表決那列爲今日臨時議事日程第三項的事項應否列入理事會議程的時候，我是棄權的。我所以棄權的原因之一是我認爲我們現在已有很多緊迫重要的問題等待處理，而在對那些問題尚未作局部或相當程度的處理以前，却又另尋或企圖另尋他事處理。不過我也須向主席及各理事保證，埃及代表團及埃及政府是非常贊成自由辯論、自由討論和闡明一切問題的真相的，但是對於足以引起混亂情形的事及處理會務不當乃是極爲反對的。

理事會在前數次會議時已同意將那列爲今日臨時議事日程第二第三兩項的事項列入理事會議事日程。因此我對於那二事項列入今日議程中作爲第二第三兩項一點並不反對，但是對於第四第五兩項，我就要投票反對列入議程。

請容許我將我們今天所有的臨時議事日程的過去不甚光榮的歷史——我姑且這樣說——作一簡短的檢討。幾天以前，我們的議事日程中僅有一個項目那就是第二項，事實上即是在“通過議事日程”數字以後的唯一項目。等到我們上次會議開始時，我們看見增加了一個項目那就是第三項。快到上次會議終結時，第四項又出現了。今日會議開始時，我們又看見有了另一個項目，那就是第五項。關於第二項，這便是朝鮮問題或“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我們有許多方面尚待處理。我們現在有幾個與那事項有關的決議案草案，而我們還有安全理事會以前通過的決議案等待實施。

我們已作了什麼事？甚麼都沒有做。我們只是在高談闊論。我們對於朝鮮問題沒有採取一個切實的步驟來謀求解決。我們處理事務的方法愈來愈不成話，已有問題尚未處理而又另外添上幾題來

這使我回憶到我從前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有人告訴我們一個叫作 Bandarlog 家庭的故事——我想是 Kipling 告訴我們的。那個家庭是屬於 Darwin 所詳言的一類。那個家庭的人常站在樹上，低頭俯視而從不仰看。他們有許多遠大的計劃，不過他們的毛病乃是在一個計劃完成或完成一半以前，就棄之而不顧而另行着手第二個計劃。在第二個計劃完成或完成一半以前，他們又棄之而不顧而從事第三個計劃。這就 Bandarlog 家庭而論或許很好。但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是不是宜於採此作風呢？

直至上次會議以前，我們是要想知道議事日程的內容為何，而我並不感得很奇怪。那是一個提案嗎？我們現在似乎已得一結論——那是一個由祕書處擬具而由安全理事會主席提出的提案。

我現在還有另一個問題。我才知道我們對它是否能有一個正確的答覆。現有的議程是一個本日的議程還是一個本世紀的議程？還是一個永久的議程？我們是不是要將問題堆積起來，以滿足我們要不斷增加議程項目的妄想？如此我們不是像在認真工作？

我認為我們倘若繼續採這種方式來處理事務的話，我們不久就要替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唱弔歌了。並且我們不是以和諧的聲調來唱，而是以能阻止安全理事會切實及認真處理事務的粗厲聲調來唱。

我將投票贊成將第二、第三兩項列入議事日程，至於第四、第五兩項，我將投票反對列入今日議事日程，但保留將來在我們對現有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緊迫的問題——尤其是大韓民國遭受侵略的問題——的解決上獲得相當進展的時候我國代表團的立場。

我對於這些問題的實體都避免提到。我所說的完全僅以與議程一事有關的各點為限。我僅願說明我希望以後發言人討論通過議程一事時能真正就那一個問題發言而不談到議程所載事項的實體。否則我們就有邀請我們認為應該邀請的有關方面或政府前來參加理事會會議的必要。我們現在必須有所選擇。我們或者是不談臨時議事日程所載各事項的實體，或者是在開始討論問題實體的時候，立刻審議邀請有關方面或政府的代表前來列席的問題並且加以決定。

主席 因為埃及代表對於臨時議程項目宜否列入安全理事會議程一點表示疑問，所以我以理事會主席的資格對他作一簡短的答覆。

埃及代表及安全理事會其他理事當能記得在討論朝鮮問題的時候，有一位理事會一再引用比喻，說安全理事會是一個“警察隊”，它必須迅速救護被“匪

徒’攻擊的受害者。另有一位理事會安全理事會為“救火隊”，何處發生火警即須往救。

但是才從那些比喻來看而從今日國際上的實際情形來看，我們可以知道安全理事會正遇到一場大火——那就是由美國統治階層煽起而現在朝鮮半島猛烈進行的戰爭。現又有另一戰火在中國領土上燃起，因為美國空軍已無故在中國領土上犯了侵略行為，毀壞建築物，毀滅材料資財，而最嚴重的是故意殺害人民。

今天一天之內我們又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拍來的第二封電報[S/1743]報告美國空軍再度轟炸中國領土而殺傷和平居民的情形。倘若安全理事會被認為是一個“警察隊”或被看做是一個“救火隊”的話，如果那個救火隊僅注視火勢熊熊的那一方面而未注意到火頭燃起的另一方面，那個救火隊能算是救火隊嗎？

埃及代表說第四第五兩項在議事日程“出現”，我想我們才能同意他的說法。我想要改正他說的話。第四第五兩項不是“出現”而是“突現”。那兩個項目乃是情勢演變逼着它們擠進安全理事會議事日程之中的，所以安全理事會必須對它們加以審議。依照憲章的規定，這是安全理事會的責任和神聖的義務。世界上任何地方所發生的任何事件如果足以演成戰爭或形成對整個世界與和平安全有嚴重影響的國際衝突的話，安全理事會對於這種事件是不容忽視的。所以這些項目不是出現在議程上而是突現在議程上。這樣說來纔更準確些。

此外，依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倘若議事日程上已有一個或兩三個項目，對於因情勢演變而產生的新項目是不能禁止或阻止安全理事會列入議程的。安全理事會議程上現總共約有二十個項目，這個數目是可以核查查出來的。第四第五兩項乃是因情勢演變而提出來的。蘇聯代表團對於將那些項目列入臨時議事日程及堅持要求予以通過，準備說明它的立場並提供它所採行動的理由。

因此，我們對於那種所謂議事日程如已載有一二項目就不能再有第三第四項目增入的論調無法認為正當有效。

安全理事會自會找到所需的時間。安全理事會過去在一日之內上午下午各開會議一次，就理事會過去的情形看來，實已不止一次了。有些時候理事會甚至於舉行三次會議，一在上午，一在下午，一在晚間。倘若理事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自可每天舉行三次會議，而且每天這樣開會。理事會對於議程上所載與和平安全有關的一切緊急問題，立即可

能演進爲世界衝突並引起嚴重後果的問題，必須加以審查、審議、討論及決定。所以這並不是一個缺乏時間的問題。只要我們意志堅定，自然是能找到時間的。

但是以八月份的情形看來，困難之點就是缺乏這種意志，因爲對於解決朝鮮問題 有若干代表團不但才贊成邀請雙方代表並考慮和平解決，反認爲只應邀請南韓而絕對不應邀請北韓。這正是我們在八月間不能着手審議朝鮮問題的實體原因。

我們必須認清事實而且根據事實行事。因此八月份的工作結果不能用來作爲一種理由，使因情勢演變而發生的其他問題不能列入議事日程。這些新穎、迫切而嚴重的問題倘若才由安全理事會加以處理，即可發展爲世界衝突並促成和平與安全的破壞。

所以安全理事會不能拒絕審議那些問題。

蔣廷黻先生(中國) 在理事會上次會議席上 我曾經對於第三項列入議程一事表示反對。那第三項就是“關於台灣(福摩薩)遭受武裝侵犯之控訴”。但理事會多數理事竟認爲宜於贊同蘇聯代表的立場實令本人深感遺憾。現在那一項目已列在臨時議事日程中了。

雖然我今天仍和八月二十九日[第四九二次會議]一樣依舊對於那個決議是否是一個智舉表示懷疑，但是我以理事會一個忠實理事的資格，接受那個決議而不再表示反對。可是我必須聲明 我堅決反對第四第五兩項的增列 並且請求理事會將那兩個項目付表決。

但在我說明所以反對那兩個項目的理由以前，本人願將蘇聯代表在上次會議所作的錯誤聲明加以糾正，我認爲這種錯誤是相當嚴重的。蘇聯代表以自鳴博學的態度和鄭重其事地告訴理事會說“福摩薩(Formosa)”是日本名稱，台灣纔是中國稱。那一番話也和他很多的言論一樣，完全錯誤而且根本與事實不符。¹

“台灣”這個地名是中文地名 而且是一個很古老的名稱。在日本佔領那個島的五十年間，日文乃是通常應用及公文書所採用的語文 但是中文的“台灣”一詞仍爲他們所沿用。那個島仍舊稱爲“台灣”。“福摩薩”一詞，我相信是源於西班牙文，跟日本毫無關係的。

我向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發言的時候，總求聽衆易於了解，所以避免應用新奇名詞 我對於給予一個地方的名稱，其中有何政治含義 一概不加关注，但是我現在看到蘇代表對於名稱都附以許多政治意義。我願請各位理事注意 蘇聯在這方面的慣例是

和日本不同的。我相信各位理事以後定能看到其中不同之處 並能辨別二者間的優劣。

就蘇聯而論，容我說幾個在黑龍江對岸的城鎮的名字。那裏有一個中國城叫作黑河。自從一八六〇年俄國人將那個城拿去後他們就叫那個城爲Blagoveschensk，現在仍叫它爲Blagoveschensk。在濱海省極南端有一個海港 數百年來我們都叫它爲海參威。自從一八六〇年俄國人將它拿去後，他們就改稱它爲Vladivostok。“Vladivostok”那個字充滿了政治的意義，因爲它的意思是“東方的統治者”。

蘇聯已對世人說了許多關於它放棄帝國主義的事。但是它絕未放棄帝國主義的收穫，包括帝國主義性質的名稱在內。就中國人和朝鮮人看來，我們認爲日本帝國主義的手段是非常殘忍的，但就名稱而論 我們認爲日本的作風至少是比俄國的來得文明些。

我現回頭來 說我所以反對第四第五兩項列入理事會議事日程的理由。八月二十九日會議時我曾促請理事會注意理事會即將創立一個惡例。倘若一個表面上都無理由而且是由一個沒有適當資格的團體提出的控訴 安全理事會認爲應該列入它的議事日程 那末理事會自此以後就將有審議一大串無聊問題的義務了。我在八月二十九日所指陳的危險今天真正來到，而且可從這臨時議事日程中看出來。我在八月二十九日告訴理事會說 那種詭計第一是爲了宣傳，第二是想轉移理事會的注意力，將我們現有與朝鮮問題有關的重大事務棄置不顧。

我對於埃及代表在今日會議開始時所作的聲明極表欽佩。這種將議事日程項目一再增加的作法竟發展到目前這種地步，實在已使理事會成爲世界上的笑柄。

爲什麼我們應該將第四項列入議事日程中？我的反對理由和我八月二十九日所提出的一樣。那些指控者毫無理由而且連表面上的理由都沒有，那些控訴乃是由某一方提出來的，那一方面的淵源和性質我已向理事會說明了。理事會對於具有如我在上次會議席上所說的那種淵源和性質的一方面所說的話竟表信任真是令我不能想像。我想我在這個問題上已說得很夠了 所以不需再多說。

關於第三項，我覺得美國代表團特別關切美國榮譽，而且也應該如此，所以它不能反對安全理事會討論這個問題。我才知道美國代表對於第四項採何立場，才過我願意立刻申言，縱使不討論這一個無理由的控訴 美國仍然可在世界保有愛好和平與促進自由的美名。自然有別人會替美國加上其他名

稱，但是不論我們現在作多少次討論 作多少次辯論，那些要稱美國爲戰爭販子及侵略者的人仍將繼續爲之。在安全理事會中多舉行幾次辯論並不能使那些人不再這樣做。

激勵美國代表團的那些情緒乃是純良的民主情緒。當有一件控訴提出時 依照民主的辦法 自然是加以討論。但是在現有的非常情勢下，如果理事會應用傳統的民主辦法來對付這種策略 那就等於招引別人向理事會提出更多的荒謬指控。如此利用理事會既非正當而且迹近幼稚。所以我堅決反對第四項的列入議程並將投票反對那一個項目。

關於第五項 則是一個不同的問題。依照它的措辭——“希臘不斷實施恐怖暴行與集體執行死刑”——這可能使我們想到它是由於一種高尚的人道精神而提出的。安全理事會——其實就是聯合國——才能被控亦才能讓人指控爲毫無感覺 毫無人性，忽視世界任何一地的人權。如果那個就是要安全理事會舉行討論的動機，我自當深表贊同 而且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是能加以反對的。但是我有兩重理由反對這一個項目。

第一個理由是 人權及世界各地人民應受人道待遇等重要問題，性質雖然重要但才在本理事會管轄範圍之內。起草憲章的人士深知聯合國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因爲聯合國的創立者持爲聯合國設立幾個機關分別處理種類不同的工作。涉及人權問題的那一類工作是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和它的輔助機關主管的事務。我並不是說這一個問題比我們現在所處理的朝鮮問題較爲次要 前者可能較後者更爲重要，可是它並不屬於安全理事會。我們的職責是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而與個人在聯合國會員國內所受的待遇無關。這是我對這一項表示反對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 我認爲更重要。我確實知道希臘境內的真實情形是如何 我並不是說這一個項目是正當或是不正當。希臘政府也許有不法的行爲。但是我毫無所知，就那個提案而論，我和我的代表團都只能作任何表示 但是我們深知在今日的世界中許多國家有破壞人權的情事發生。倘若聯合國要認真處理這種工作——我認爲聯合國應當認真處理這種工作——聯合國所應該作的乃是設置一個特別委員會從事調查各會員國中破壞人權的情事，任何地方有這種破壞人權情事發生的時候 無論是在中國、希臘、蘇聯、美國或英國，我們都應該加以制止。提出這個問題的那方面應該首先表示歡迎這種在世界各地舉行的調查，包括調查提議者的本國在內。

倘若有一個國家希望世人相信它深切關懷希臘

境內的人權而同時却不准許它本國受調查的話 我就應該說這種態度是假仁假義。我就應該叫它是一種十分卑劣的宣傳，而提出第五項的用意正在於此。我們對於人權問題的態度是否誠懇？我們對於希臘境內的可憐人民是否真正關切？我們對於在蘇聯統治下的巴爾幹各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波蘭及烏克蘭等國內遭受痛苦的無數人民又將如何？

讓我們將這許多事作徹底的調查。倘若我的情報是錯誤 蘇聯確是或足爲全世界的楷模的話，我願見那個事實得到適當的證明和適當的宣布。但是在拒絕如此作法的時候 却來此間提出有關希臘行爲的問題，我說這完全是一種假仁假義，是一種卑劣的宣傳。我認爲理事會不應該供他人如此利用。這也是我反對將第五項列入議事日程的理由。

主席 埃及代表曾經表示希望——我確實知道那是——是一項提案——傳譯辦法爲節省時間起見應略加變更。依照我的了解 他發言的要旨認爲不應有連續傳譯。

第一，這是不是一項提案？第二 如果沒有理事提出反對，我們也許可以同意在本次會議討論某一項目列入議事日程的時候 我們不妨僅用即時傳譯而將連續傳譯省去。

因爲在他之先已有二代表欲就現行討論的問題的實體發言，所以我請埃及代表僅就上述一點加以說明。

Mahmoud FAWZI Bey (埃及) 我完全了解主席的話。我願說明 我並未提出任何有關傳譯辦法的正式提案。我祇提到在最近的一次會議中，我們發現全部會議時間——或幾乎是全部會議的時間——都用在傳譯上面 因此我說稍後我可能建議——主席亦可能發現到——我們必須設法避免那種情形。但是我尚未提具任何正式的提案。我完全聽從理事會 凡是理事會認爲對於我們工作的利益最有幫助的決議，本人都是願意參加合作的。

主席 因鑒於埃及代表提出合理意見，主張在討論各項目列入議程期間只應採用即時傳譯，又因鑒於發言人名單上人數衆多 所以主席認爲我們不妨設法僅用即時傳譯而將連續傳譯省去。

倘若無人反對，我們即決定本次會議採用此項程序。

Mr LACOSTE (法蘭西) 我注意到埃及代表不久以前所說的話，不過我直至目前爲止都想避免發言，這完全是因爲要妨礙我們對於實體部份進行討論的緣故。但是由於主席現已採納了那個建議所以使我不得不發言。

即時傳譯因為它本身迅速所以是一個非常方便的辦法。不過我們也知道這是一種不完善的辦法。這種辦法實在是極不完善。法國代表團認為它的不完善的程度是非常之大。即使僅在討論程序問題或議程時採用即時傳譯亦不能令我們感到滿意，因為我們祇根據即時傳譯實在不能確定我們是否已真正聽到或了解發言人的言論。而他們的言論常常超出有關議程事項的討論而涉及我們應從程序觀點來加以審議的事項的實體部分。這也是主席所知道的。

雖然，即時傳譯員富有才能——他們之中確有若干是才能極高的——但亦不能在這些討論中當發言人只說到半句的時候就有一個正確的傳譯——他們並不能如此。事實上也沒有一個人能做得好。而且在若干語文中，一句的意思非等全句說完以後是不能為聽眾所明知的。

實際上，連續傳譯和即時傳譯常有重大的出入。我們自己常常發現而且也不時注意到當一個用法文講的演說傳譯為英文時，就它的正確程度來說，連續傳譯比即時傳譯要好得多。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此外，我的見解的真實性更因下列的事而獲得充分證明。理事會中有若干發言人——例如主席本人和埃及代表，尤其是後者——為求他們的意思得以正確傳達起見，時常認為有更正確連續傳譯員的傳譯的必要。但是發言人無法聽到在他們發言之際即時所作的傳譯。試問他們將怎麼辦？

因為這種情形，所以法國代表團正式請求保留連續傳譯。

主席：因為埃及代表未將他的建議以正式提案提出，更因法國代表反對不用連續傳譯，所以我們仍沿用舊有的辦法繼續工作。

Mr. ALVAREZ (古巴)：安全理事會在上次會議中決定在議事日程中加列一個新項目，那就是今日臨時議事日程內列為第三項的“關於台灣(福摩薩)遭受武裝侵犯之控訴”。表決時中國及古巴二國投票反對票，埃及棄權。古巴代表團之所以投票反對那項提案，乃是因為本代表團認為其中並沒有可能形成國際衝突或更沒有可能形成侵略行為的爭端或爭論的問題在內。古巴代表團完全知道這純粹是一種新的宣傳手段。更進一步言之，乃是蘇聯圖使共產黨中國的代表加入安全理事會的策略。事實上在理事會很慨然同意討論那個項目的時候，蘇聯代表立刻就提出了這樣一個提案。這就是我們投票反對將那個項目列入議事日程的理由。

我雖然不就論及現有問題的實體，但亦能不聲明。古巴根據過去以及最近的經驗，對於國際共

產黨第五縱隊的工作辦法是非常熟知的。它們利用民主政治的寬大態度來實施其煽動家歪曲真理的伎倆，並專為便利那些破壞國際法律秩序的侵略者達成其目的，而作宣傳上的攻擊。

要在理事會議程中加列這個新項目提案所具的煽動性，實和那些為祖護於六月二十五日侵晨越過北緯三十八度實行攻擊的侵略者而提出的提案完全相同。共產黨中國的來電的措詞是大家所熟悉的，我們自然知道它的來源。其中的詞句，我們覺得如此熟悉。要想區別北韓當局、波蘭、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北京政府的來電倒是一件困難的事。主席的任期將於今日子夜屆滿。他現在提議把文件 S/Agenda 493 中的項目列入理事會議事日程作為第四第五兩項，這是蘇聯最後再來玩弄一次手段。

我們已經花費三十一天的功夫在作激烈的辯論，而尚未能討論到朝鮮問題的實體。我們必須對那尚未解決的基本問題作成決定以後纔能夠依照正常程序繼續進行討論。這是很明顯的事。我所謂的基本問題就是中國代表一再提出與我們邀請大韓民國代表列席理事會的決議有關的程序問題。

就與希臘有關的那一項目而論，我們必須指出下列事實：安全理事會鑒於人會對於那個爭端自第二屆常會以來即已從事審查，所以已經決定把它從審議事項單中刪去了[第二〇二次會議]。因為大會本身及聯合國巴爾幹問題特別委員會已採有行動，所以我們對於那個問題的發展擁有充分情報。因此認為這件事是不適宜由理事會加以討論的。蘇聯代表應該向大會提出這個問題而才應該在此地提出，因為大會在不久的將來就可處理這個問題而且希臘代表亦可有提供情報的機會。

我剛纔聽見蘇聯代表引用在此已經數度應用的比喻的時候，說到理事會應該和警察或救火隊一樣地奮力工作。理事會中過去的確用過這個比喻，倘若今日的情勢容許的話，自然可以再引用這個比喻。可是主席完全知道救火隊可以用來清除牆壁上的侮辱他人的標語，而從不用來張貼宣傳標語。警察是用來解散動擾亂秩序的團體的，而決不是用來擾亂秩序的。

我可以很肯定的說，第四第五兩項之所以要列入今日會議的臨時議事日程絕不是為了有如蘇聯代表所說的那些目的。而蘇聯代表所引用的比喻正提醒我們非要反對將第四第五兩項列入議事日程不可。

主席：既然現在已經開始討論，我以蘇聯代表的資格認為，在可能範圍內簡略說明蘇聯代表

團爲什麼要堅決主張將現已引起安全理事會中熱烈討論的那兩個問題列入議事日程。

首先我要說明的乃是安全理事會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提出關於美國空軍轟炸中國領土的聲明中——這是臨時議事日程的第四項——一定注意到已經收到那個政府對美國空軍無故及野蠻地轟炸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所提出的兩次抗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的第一個電報[S/1722]所說的事實是“八月二十七日美國侵略朝鮮軍隊的軍用飛機侵入我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上空 那個電報接着開列因美國空軍轟炸中國人口集中地及貴重財產而造成的種種資產損失。

第二個電報[S/1743]是今日收到的 它說“八月二十九日美國侵略朝鮮軍隊的軍用飛機又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上空 殺傷我國同胞若干人。

這些都是事實。而且這些事實昭示無故的侵略行爲已經發生了。一國的空軍侵入另一國的領空 並且不但侵入 還更轟炸掃射和平居民 引起物質損失和若干人民的死傷。

美國空軍現又有第二次的侵犯行爲。從國際公法的觀點來看，這是一種侵略行爲。這種意在挑釁企圖殘殺中國和平居民及毀壞貴重物資的美國空軍侵犯中國領空的行爲，實是一種侵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嚴重行爲。

中國人民的利益自然才爲非中國人民代表的國民黨集團的代表所關切。他對於中國人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遭受的物質損失以及美國空軍所犯的殺人罪毫不介意。

但是中國的人民和政府——中國的合法政府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對於這些事件却不能採取如此的態度。此外 我們還應該指出美國空軍此種侵略行爲的最重大意義 乃是此種行爲表示出美國統治階層和他們駐遠東的首席代表麥克阿瑟將軍企圖擴大戰爭 並破壞遠東和平。安全理事會對於本問題的這一方面是不容忽視的。

美國代表及若干追隨美國統治階層侵略政策的國家的代表常常高唱要遵行國際公法及憲章的原則。

讓我們研究一下這些原則。我們記得 依照蘇聯所提並經國際聯合會安全問題委員會於一九三三年五月間核定的侵略的定義 凡是一個國家首先犯了這個定義中所詳訂的侵略行爲之一就被認爲是攻擊者。換言之就是國際衝突中的侵略者。我們看到它所規定的侵略行爲中有“[一國的]陸軍、海軍或空軍轟炸他國領土 及“[一國的]陸軍、海軍或空軍未

得他國政府的准許而在後者的領土上登陸 或進入後者的邊界 兩項。

這個侵略的定義又說“任何政治、戰略或經濟性質 的理由均才能用來證明侵略係正當的行爲。

美國空軍侵入中國領土的行爲完全符合這個侵略的定義 那個容許此項侵略行爲發生的政府乃是攻擊者 換言之乃是侵略者。

就我們現在審議的案件而論 美國空軍二次轟炸另一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乃是非常明顯的事實。這種一再發生的侵略行爲證明 它們的轟炸是明知故爲的 而且具有擴大戰爭範圍及破壞和平的惡意。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因受到美國政府此種無故侵略的損害，所以對於這種襲擊 對於這種轟炸的暴行 對於美國故意以炸彈槍彈屠殺中國和平居民的這種行爲，對於破壞中國領土內的建築物、住宅及其他貴重資產的行爲提出嚴重的抗議。中國政府已請安全理事會立刻審議這個問題 並且採取步驟制止美國政府及美國空軍再行侵略中國領土 藉以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人民的合法權益與領土。

這是一個公正合法的請求。安全理事會因爲是聯合國中負責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最高機關 所以必須立刻審議這個問題並作適當的決定。這是憲章賦予安全理事會的神聖責任和義務，自然沒有不將這個控訴侵略的問題列入理事會議事日程的理由。安全理事會的責任 乃是將這個問題列入議事日程 予以審議及討論 並作必要而公正的決定，藉以保護侵略的受害者，並制止美國空軍的侵略行爲。因此 蘇聯代表團支助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領土遭受美國空軍野蠻轟炸一事所提的控訴 並爲支助中國請安全理事會審議這個問題的要求起見 堅決主張安全理事會將這一項目列入議程並予以審議。

蘇聯代表團認爲關於此事應提具下列決議草案[S/1745/Rev 1]

“安全理事會，

“業已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七日[S/1722] 及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九日[S/1743] 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關於美國空軍侵略朝鮮滿洲交界地之中國邊境 以及美國飛機轟炸掃射中國境內建築物、火車站及飛機場 以致殺傷人民、毀壞鐵路與飛機場設備、火車車輛及汽車之來電，並

“已聆悉美國駐聯合國代表所作之說明[S/1727]”

“譴責美國政府之上述非法行為，並認定美國政府對於上述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受之全部損失以及此等行為所能引起之一切後果 應負完全責任，

“決議促請美國不得再有此種侵犯中國主權 而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和平中國人民遭受損失之非法行為。”

這些乃是促使蘇聯代表團主張將美國空軍轟炸中國領土一事列入安全理事會臨時議事日程的理由。

現在讓我們討論第二個問題，這就是臨時議事日程的第五項。

由於蘇聯代表團的提議 安全理事會臨時議事日程中有一個項目叫作希臘不斷實施恐怖暴行與集體執行死刑事件。大家都知道這個問題久已成為促使所有前進男女人士及聯合國注意的一個嚴重國際問題。

早在一九四八年人會在巴黎舉行第三屆會議的時候，蘇聯及其他幾個國家的代表團曾經提出希臘繼續宣判死刑的問題。

大會第一委員會曾經審議那個問題 並通過了拯救希臘境內政治恐怖主義的受害者的辦法¹。一年已經過去了而恐怖暴行與集體執行死刑的事仍未中止。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希臘人民解放運動的八個領袖經雅典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他們乃是曾為他們祖國的自由與獨立 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安全與自由而對希特勒侵略者作英勇鬪爭的人們。他們被判死刑只是根據 Piraeus 保安警察的報告而別無其他證據。那些英勇的愛國志士遭受火燒及拔髮的酷刑而使他們達到瘋狂和 殺的地步 希臘保皇法西斯政權的這些罪行引起蘇聯等許多國家的人民的憤怒。世界上的正直人士對於這些罪行才能不發出憤怒和抗議的呼聲。同時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們向眷屬向蘇聯政府呼籲。蘇聯代表團奉本國政府的訓令曾促請大會聲援那些無故被判死刑的人民²。

雖然有若干代表團頑強反對 尤其以美國代表團為最 它藉口各種程序上的理由企圖阻止那個問題的審議 但是大會仍然決定顧及世界人民的願望、良知和榮譽 而通過決議案二八八C(四) 採取步驟以拯救那已被判死刑的希臘人民解放運動八位領袖的生命。

¹ 參閱大會第三屆會第一期會議正式紀錄 第一委員會第一八六次會議。

² 參閱大會第四屆會正式紀錄 全體會議 附件 文件 A/1080。

因此，大會在第三第四兩屆會議時對於維護希臘恐怖主義的受害者一問題已採取人道的態度，並使它的態度獲得法律的形式。但是，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大會第四屆會閉會到目前為止，希臘保皇法西斯政府依然繼續它的罪行。恐怖暴行、集體執行死刑以及迫害民主份子仍舊進行，不減往年。希臘集中營及法西斯牢獄對於被囚者所施的野蠻和不人道待遇使全世界公正人士提出憤激的抗議。

自大會第四屆會閉會以來，蘇聯及其他若干國家派駐聯合國的代表團已收到希臘民主組織及希臘恐怖暴行受害者的親屬的函電多起，報道許多證明希臘保皇法西斯恐怖政治下可怖暴行的驚人事實。

在那個期間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曾向第四屆大會主席 General Rómulo 及祕書長賴伊先生提出多次的呼籲。

一九五〇年一月三十日蘇聯代表團請他們注意有一名叫 Helena Zaglanaki 的政治犯 在希臘監中備受酷刑的事實。

二月二十一日 蘇聯代表團轉送希臘民主同盟所寄來的備忘錄一件，其中提供關於 Makronisos 島上集中營中政治犯所遭受的才人道酷刑及殘暴待遇的情報

三月二日蘇聯代表團曾發言辯護被判死刑的希臘工會領袖八人。

四月十二日蘇聯代表團曾發言辯護經希臘法院宣判死刑的“Epon 青年組織會員十三人。

我以安全理事會主席的資格最近收到雅典來電 說到曾在希臘全國抵抗運動中奮力工作的希臘民主份子現仍受特別軍事法庭審訊中。

那個電報並說到那被剝奪基本權利與保障的公民四十五人祇因拒絕放棄他們的民主信仰而有被槍決的危險。他們現在隨時有被判處死刑的可能。那個電報已由蘇聯代表團轉交聯合國祕書長賴伊先生。代理祕書長 Mr Lall 在八月十八日致我們函中(No 264/4/02(3)) 說 關於我對那件事的來函及所附的希臘來電業已分別抄送聯合國巴爾幹問題特別委員會及希臘駐聯合國代表轉請希臘政府注意。那些文件亦見於祕書處所發表的No BAL/725新聞稿。

蘇聯及其他各國代表團就此事向祕書長及大會第四屆會主席所作的呼籲均無效果 那些代表團為希臘境內實施恐怖暴行及集體執行死刑，請求立即採取確定步驟以保護恐怖政治受害者一事致祕書長與大會主席的函件已由聯合國祕書處抄送希臘駐聯合國代表 但希臘代表却只提出一些毫無根據的正式答覆 並對那些曾籲請聯合國採取步驟制止希臘

境內殘忍野蠻的保皇法西斯恐怖政治的國家妄加誹謗。

因此，那些文件中以希臘恐怖政治受害者的血淚寫成的聲明、抗議和要求花費了許多時間在聯合國各會員國間周流，而最後又回到那些控訴所指責的保皇法西斯劊子手的手中。

就最近從政治犯的親屬以及各公共組織所收到的呼籲中可以明的看到 希臘政府仍在執行它的恐怖政策，使政治犯備受虐待、侮慢、酷刑以至於痛苦的死去。那些邪惡殘忍的保皇法西斯魔王還繼續對受害者施以虐待、酷刑、侮慢、軍法審問及死刑。

八月下半月間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收到希臘民主份子的母親、妻子、兒女所作的呼籲。那封呼籲的信[A/1737]說到

“死神現又降臨到我們久受痛苦的國家。內戰雖已停止，但被判死刑的同胞却達二千八百七十七人 我們的孩子既不是罪犯又不是叛國者，他們乃是我們全國抵抗運動中的威鬪英雄。他們是正直而高尚的 他們的罪名乃是拒絕放棄信仰或拒絕停止為公正目的而作戰。他們因受慘不忍聞的酷刑以至於精疲力竭，他們被禁錮在潮溼的收容所中 因為處在這種可怖的環境中所以隨時有死去的可能。

那些被判死刑的希臘愛國份子的不幸母親妻子和兒女向斯大林，向正義良知，向人類的榮譽籲請制止這些判決的執行 制止再使那些愛國份子遭受無盡的苦楚 並使無數的希臘不幸的家庭不再為死亡的陰影所籠罩。

此外，斯大林又收到患肺病的希臘政治犯的母親、妻子、姊妹代表團的呼籲書。她們提到希臘境內的不斷實施恐怖暴行和集體執行死刑以及患肺病的政治犯遭受希臘當局虐待的問題

沒有人讀到那些以血淚寫成的信時能無戰慄之感。

那封呼籲書的原文載在我致安全理事會的函中[S/1735 and Corr 1]。

那封信說 希臘保皇法西斯劊子手準備把監禁在氣候乾燥宜人的 Attica 地方的政治犯移往潮溼海洋氣候又多北風的荒島上去 換言之，就是要把他們移往傷害健康的死島上去。

那些不幸而久受痛苦的母親、姊妹、妻子和兒女在那們的信中說

“我們向政府、政黨 組織，對全世界、全世界人民、全世界的母親、姊妹和妻子提出最強有力的抗議，我們告訴他們 在這屍積如山血流成河的希臘 那個 Plastiras 政府現正着手處置生病和患肺癆的人

民以求毀滅他們的身體，並準備把他們送往難得醫藥治療的地方如同人質一樣交到罪犯的手中去”。

那封信又說到

“我們向母親、姊妹與妻子 向感到我們痛苦的人們 向了解我們悲痛我們愛親的骨肉親人的人們呼籲 我們籲請各國人民 全世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國際紅十字會、世界各地的組織與政黨和我們共同作一最強有力的抗議。”

關於上述呼籲，蘇聯工會中央理事會曾代表蘇聯工人向安全理事會主席提出下列請求 [S/1735 and Corr 1]

“立刻審議希臘不斷實施恐怖暴行與集體執行死刑一問題，並保護經希臘保皇法西斯政府宣判死刑之希臘民主份子二千八百七十七人的生命 請求希臘政府改進患肺病囚犯的生活環境 並禁止將他們移往荒無人煙的死島上去。”

那封請求書又說到

“蘇聯工會中央理事會相信 安全理事會將以維護人權的國際機關的地位充分利用其權力，並採取有效步驟制止恐怖暴行，且制止將政治犯集體判處死刑 ”

那封信是由蘇聯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 Mr V V Kuznetsov 簽署的。

我以安全理事會主席的資格 已將蘇聯工會中央理事會的呼籲書，患肺病的希臘政犯的母親、妻子、姊妹代表團致斯大林的呼籲書以及我代表蘇聯代表團提送那些信件並促請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注意希臘恐怖暴行受害者的呼籲 顧憐那些遭受虐待、恐怖政治和集體判處死刑之害者的母親、妻子及兒女所作哀告和懇求的公函分發各位理事。

我現在以蘇聯代表團名義籲請安全理事會遵循大會第三第四兩次屆會對保護希臘恐怖政治受害者一問題所採的人道的處理辦法，並努力設法審議這個問題 從速達成公正的決定 以拯救那些曾為他們祖國的自由與獨立以及國際和平與安全而與希特勒侵略者作英勇鬪爭的希臘全國抵抗運動戰士的生命。

蘇聯代表團認為安全理事會不能忽視希臘保皇法西斯政權所實施的殘忍暴行。安全理事會於那種有組織的殘忍無情的謀殺 對於曾為自由、和平與安全而奮鬥的英勇戰士現在希臘保皇法西斯刑房及集中營中所受的酷刑和非法待遇不能置之不顧。

安全理事會對於那些曾與法西斯主義奮力作戰的希臘全國抵抗運動與人民解放運動的重要領袖和人員橫遭無情的滅絕一事 斷不能不加以譴責。

全世界的公正人士都激於義憤譴責希臘保皇法西斯統治者並請求制止他們的暴行。

蘇聯代表團認為安全理事會和聯合國再不能容忍希臘境內駭人聽聞而且極可痛恨的情勢繼續存在下去。安全理事會必須積極地加以干預並採取必要的步驟。

蘇聯代表團現願提出下列決議案草案[S/1746/Rev 1]

“安全理事會

“鑒於希臘軍事法庭對於全國抵抗運動領袖繼續宣判死刑 而被判死刑者已達二千八百七十七名，

“鑒於前曾積極參加希臘全國抵抗運動之民主份子四十五人現正在希臘雅典受軍事法庭審訊，且有被槍決之危險，

“鑒於希臘政府正擬將患肺病政治犯移往氣候惡劣足以危及彼等生命之荒島

“遵循大會第三第四兩次屆會對於保護希臘恐怖政治受害者一問題所採之人道處理辦法，

“請希臘政府停止執行全國抵抗運動積極份子四十五人之死刑判決，禁止再有政治犯被處死刑之情事發生，並不准將患肺病之政治犯移往氣候有害健康之荒島。”

“這些乃是蘇聯所遵循以及大會兩次採取之人道處理辦法所本的高尚而合乎人道的意見。蘇聯代表團現根據此種意見提議將這項目列入安全理事會議事日程 並堅持要理事會把它列入議程 加以審議，並作適當決定。

Mahmoud FAWZI Bey (埃及) 我現有一個好消息告訴各位理事 這就是我的發言將極簡短。

正如我恐懼的一樣 安全理事會幾乎毫無進展可言。它在審議今日的議程。諸位都知道議程一詞在法文中為 l'ordre du jour。但是今日差不多已經過去了 而且還會有許多天也同樣地過去而理事會則依然一事無成。不過無論如何我仍希望——或者祇是空望而已——如果可能的話 我們的工作不再多荒廢一分鐘的時間，因為我們已經荒廢了很多時間。

我並不想要討論這件事的實體。因為我已經這樣講過了 但是我請各理事於發言時遵守同一原則的請求並未得到大家的注意 我深以為憾。自然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作法。關於理事會工作的混亂與毫無結果，我並沒有責難任何一方面的義務。我甚至願意在這一方面接受我應有的責任。

我的意見是 我們應該着手進行我們的工作，並且以慎重態度負起我們的責任來 倘若理事會在

論及第四第五兩項時曾說 “好了，這些是緊急的事項。我們將把它們列在第二第三兩項之前。我們今日將予以處理。所以讓我們把這兩項列入今天的議程中” 那我早就了解了。在那種情形下，我可能願意投票贊成將它們列入議程。我只說我可能，並不說我應該。但是我也不說我才應該。

因為想到臨時議事日程中仍有第二第三兩個項目的存在 又因為想到第四第五兩項尚在議程的末尾，縱使我們今天繼續工作到夜半，理事會真有希望在今天討論到那些項目麼？因此，縱然我投票失敗或屬於投票反對將那些項目列入議程的少數派，我亦將以投票反對第四第五兩項列入安全理事會今日議程為榮。

主席 依照通常工作的慣例，安全理事會乃是首先審議並決定某些問題是否應該列入議事日程，然後再決定在審議時孰先孰後的次序。因此，如果在各項目尚未列入議程以前就先討論將來審議時的先後次序自然與一般所接受的慣例不合。

現在是午後六時四十分，在我發言人名單上尚有一位理事等待發言。不知道安全理事會願意怎樣辦？今日我們應該繼續工作到那三位理事都已發言完畢為止呢，還是另有其他建議？

我們現在亦可結束我們的工作，而請擔任下月主席的英聯王國代表決定安全理事會下次會議的日期。

Sir Gladwyn JEBB (英聯王國) 就我而言，我極願現在繼續開會，如果可能的話，並在今晚把我們的工作告一結束。我本人的發言祇要有八分鐘到十分鐘的時間就夠了。至於其他代表發言的時間多久我可不知道，不過我猜想是會太長的。再就我個人而論，我很希望如屬可能的話我們最好現在結束對臨時議事日程的討論，這樣至少可以使我在明天開始作主席的時候能沒有積案在手。

主席 倘若再沒有其他的建議，我們現在就繼續下去 直至我們的工作完了為止。

Sir Gladwyn JEBB (英聯王國) 理事會知道我非萬不得已已是絕對不敢與埃及代表發生異見的。在他第二次發言以後，我現在並不敢斷定我與他的見解有所不同 但是就他的一般論點而言 那就是說我們在原則上應有一冗長的臨時議事日程，或者我們絕對不應該接受一個極短促的通知而在議程上增列項目 我是不敢苟同的。倘若我可以那樣說的話，我以為就一般情形而言，我們所以要在一次會議中將臨時議事日程上所載的整個項目單加以討論，乃是因為如果那些項目被列入確定的議程的話，它們

就可被列入安全理事會所處理的事項單上。由安全理事會處理一事項是一個重要的舉動，不過據我的瞭解，這自然是說理事會僅因某一項目在事項單上列為次一項目就必須立刻加以討論。我們所要討論的項目多少要看它們本身的緊急程度如何。我希望我們將來可照此行事。我們可以討論一個項目，隨後如果有另一項目性質相當緊急亦可加以討論，不過我認為我們倘若能舉行一次表決來結束我們今日的工作，那麼我們可以說已多少有一點成就。我們至少應該訂立一個安全理事會所處理的事項單。

我確實認為是錯誤的，而且至少我以為埃及代表會同意的，是在我們有若干緊急事項尚待處理的時候，有代表團在我們臨時議事日程上加列一緊急的項目，並且發表宣傳性的演說來支持這些事項列入議程的提案，同時還在這個演說裏討論到問題的實體。

就我們剛纔所聽到的第一項宣傳而論，我祇能說據我的瞭解蘇聯政府顯然認為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對美國政府的控訴業已完全證實而無可討論的，但是那個控訴並沒有經過任何調查，並沒有先加公正的詢問，又沒有先讓各位理事有發表意見的機會。試問在所謂的事件發生的那一天，蘇聯是否在鴨綠江上派有觀察員？如果並沒有的話，則蘇聯政府如何知道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控訴是正確的呢？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控訴可能是正確的，但是蘇聯代表如何知道它們是正確的呢？他自然是絲毫不知道的。蘇聯代表們僅僅是想在他的能力範圍內將上述的事件盡量誇張，藉以製造美國政府和中國中央政府間的最大程度的緊張情勢而已。所幸那種手腕是如此地明顯，我們可以希望——我們至少可以希望——有關方面不致為它所愚弄。

就有關問題的實體而論，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實體問題僅僅是第四項目是否應列入議程，我可以說英聯王國代表團絕不反對那個項目列入議程之中。不過我敢說我所認為重要的乃是安全理事會應該查明這件事並儘力證實那些事實。這乃是我們要有安全理事會的理由。所以我希望我們在下星期審議這件事的時候，能夠在這一方面提出一些積極性的建議。

就蘇聯的決議案草案而論，我認為它的分發是不合正當程序的，除了它本身唯一的用途，顯然是作為宣傳小冊子分發外，是它值得理會的。

關於我們隨後所聽到與臨時議事日程中第五項目有關的滔滔不絕的漫罵，我祇想說明一點。一個將自己的同胞成千成萬地置於奴隸勞役營中度着非

人的生活，並且常常以運牛車把無數人民運往西伯利亞，而其整個制度係以秘密警察徵集奴隸服勞役為基礎的國家，如果它的代表還譴責他國政府有所謂虐待政治犯的罪行，此種假惺惺令人欲嘔的情形實與惡魔譴責罪惡一樣。

無論如何我才擬討論第五項的實體。安全理事會對於這事項絕對無權處理。如果將那一項列入確定的議程顯然是完全不適宜的事。主席來函中所論及的事項，顯然已足構成和平的威脅。那些明明是屬於希臘國內管轄的事件，因此聯合國依照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是才得加以討論的。

還有一個使安全理事會不適宜審議這個問題的理由，是希臘問題中確可由聯合國予以處理的各方面將由大會下一次屆會在討論議程第二十二項時加以審議。我僅能假定蘇聯代表現以理事會主席的資格將這一項目列入臨時議事日程，純粹是為了宣傳的目的。因為他希望在大會開會前的三個星期內有表達他政府的意見的機會，那種意見以後在大會討論希臘問題時，將由蘇聯代表對大會滔滔不絕一再複述，乃是一定的事。

我認為我們沒有曲從蘇聯代表的意旨，所以我動議把議事日程中的這一個項目刪去。

Mr. AUSTIN (美利堅合眾國) 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月份即將結束了。一九五〇年的八月毫無疑問地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月份。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我們已經看到蔑視最基本的生活規則，不顧美德與善行，以及利用這偉大的論壇一再凌辱有榮譽、有性格、有尊嚴的人們與愛好自由和為獲取自由曾付重大代價的國家的各種情形。我們已忍受了一個月，在這個月中，議會法和議會機關的普通程序不斷地遭受徹底的破壞，我們公認足以便利和加速自由世界所有議會機關的工作進行的那些規則亦不斷遭受蔑視。

而今天這種情形已達到最高峯。我們是否曾經見到過相同的情形？

主席依照規則已在臨時議事日程中列有兩個項目，而到此時為止已有許多理事表示反對。那就是說關於那些項目應否列入安全理事會議事日程的先決問題，現因有足數的理事表示反對，那些項目是否將被列入議事日程一事，已發生疑問了。但是議程中雖未列有那些項目，而我們業已聽到蘇聯代表——當他以蘇聯代表的資格發言時——對那應否列入議事日程仍有問題的那兩個項目的實體開始加以討論了。

不但如此。這才僅是對那事項加以討論的問題。蘇聯代表以他所有的另一資格，並作有裁定且予以宣告。他先聲稱——這也是載在這些控訴中的——有野蠻屠殺，有蓄意侵略，有故意侵越國界，有轟炸無辜平民等事然後宣告那些都是實情。第一步聲訴，第二步判決——下一步將是甚麼？——倘若可能的話，他下一步將採甚麼行動？

我認為這種表示在世界上是會有反響的。世界人民將從這種行為中獲得自然的推論，甚至那些住在他本國及他本國的附庸國中的人民對於“統治階層”所具的信心亦將因此發生動搖。

這些項目尚未列入議事日程。我不願意因為他已違犯了法律而隨之對法律加以破壞。我現將對理事會誠實而坦白地說明我們對於這些項目應否列入議程一事所持的立場。然後我就才再發言——我自然保留日後在這些項目決定列入議程後討論其實體的權利。我們今天在此聽到了誇張而令人欬嘔的主張，但是我相信我決不致輕視世界人民的常識而作同樣的表示。那些作這種荒謬控訴的人竟會相信世界人民沒有能看穿他們的控訴的智慧麼？

越過邊界自然是可能的事。在任何戰爭中都可能發生這種事件，尤其是在一個北方的國家，氣候的情況往往會促成偶然越界事件的發生。但是有人來此對那些愛惜生命、富有人性及僅為原則而戰且從不作侵略者的美國士兵提出控訴——控訴他們越過邊界轟炸無辜人民，這是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置信的。

我願意說一件事，這件事是與美國政府對異常複雜的亞洲問題所持的立場不生關係的。因為蘇聯代表對於中國政府合法代表蔣廷黻先生有所論言，所以使我才不能才說幾句話。雖然有人攻擊他不是合法的中國代表，但是就事實和法律而論，他確是合法的中國代表。他在我們之中是一位備受敬重的代表。當有人攻擊他是對中國人民——他所親愛的中國人民——漠不關心的時候，我覺得才能呆坐在此而緘默無言。我從切身的經驗和研究中深知中國人的性格。我們與蔣先生有同事之誼所以知道他的為人——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過比今天對他所作的公開攻擊更為卑鄙的批評。我希望蔣先生今晚離席的時候仍然堅信安全理事會中其他同僚對他同深信任。我們對他的淵深學識和誠實公正的態度表示敬佩。倘若我們在安全理事會中才同意他的政治見解，這並不就是說他的榮譽、或正直性格、或他對他所親愛的人民的忠實態度，有可訾議之處。

因為第四項中的問題是以美國為對象的控訴，所以我們贊成將那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處理。我認為

為在這裏用宣傳性質的辭句是可鄙的——尤其是因為我們在上次會議中已加討論，而且理事會已採取行動將那一項目中令人厭惡的辭句改為與問題直接有關的辭句以後，仍然如此，真是可鄙。我們當然是反對用這種辭句的，但是這並不是說對這件事有所判斷，或試作判斷。

但讓我就事實說幾句話。我所要討論的僅僅是這個項目應否列入議程一問題有關的事實。我說這一個項目應該列入議事日程，不過我認為應該以另一種方式將它列入議事日程——那就是安全理事會所能做到的事。無論如何，安全理事會確已於八月二十八日接獲周恩來的來電[S/1722]控訴受朝鮮聯合統帥部指揮的軍用飛機曾飛入中國滿洲領土的上空並施掃射。那些飛機受聯合統帥部指揮的話是我。我並沒有說過周恩來如此說過。他所說的與我所說的頗不相同。他說這是美國的飛機，而企圖把聯合國的事情改變為美國的事情。

八月二十九日我代表本國政府向理事會提出對那控訴的答覆[S/1727]其中有謂

“受朝鮮聯合統帥部指揮的飛機所奉的訓令乃是嚴禁越過朝鮮邊界進入鄰近領土。現在尚未獲得足以證明上述訓令已遭違反的證據。美國本身將歡迎安全理事會指派一委員會從事實地調查。”

本國政府收到周恩來先生的控訴時，立刻就訓令在朝鮮受聯合國軍隊統帥指揮的美國軍事當局即刻進行調查以便決定是否有足以證實上述控訴的證據。現在我們已經接到報告稱有隸屬第六十七戰團轟炸大隊的一架F-51型飛機可能在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七日傍晚時因一時錯誤侵犯了中國滿洲領土，並掃射了一個飛機場。這件事雖然尚未完全證實，但是可能有一架F-51型的飛機襲擊了距朝鮮邊界五哩左右的滿洲安東飛機場。

我在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九日致理事會的函中已說到朝鮮聯合統帥部軍事當局業已嚴令限制所有飛機活動都以朝鮮領空為範圍。例如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在發給部隊的命令中說：應特別注意確保在北朝鮮的軍事行動絕不越出邊界。

又如一九五〇年七月二日美國空軍部部長曾訓令空軍作戰總司令特別注重對飛行人員的指示，以免有攻擊到北朝鮮領土以外的目標之可能。

在八月初和八月廿曾一再發出這些相同的訓令督促司令部加以注意。

根據現已接獲的情報，知聯合國軍隊在朝鮮的飛機，可能有侵犯滿洲領空及攻擊當地飛機場的情況，不過這些情報祇證明確有派遣一聯合國委員會

前往實地對那些控訴作客觀的調查的必要。美國政府認為安全理事會應該儘速設置那樣的一個委員會。北朝鮮及滿洲當局應給予那個委員會必要的行動自由，並保證其安全，俾其能對有關事實作一徹底調查。

美國軍事當局願與那個委員會充分合作，並可允其調閱有關案卷。那個委員會一經成立即可對控訴中所稱的八月二十七日發生的事件加以調查。倘若委員會查出確有攻擊的情事，美國政府準備撥付款項給秘書長轉交受傷者作為經委員會認為公允的損害賠償。如果確有攻擊的情事發生，美國政府並將使負責人員受到適當的處分。我請求秘書長將我今日下午對安全理事會所作的聲明轉送一份給周恩來先生。

我準備同意將第四項列入議事日程，不過我認為安全理事會為求公正起見，應該把那提案的措辭改為“聯合國飛機轟炸中國領土之控訴”。假使主席才願接受這個修正案，我就準備動議在議程那一部分提請安全理事會接受以前應先加以修正。

我發言還沒有完畢，不過我沒有作冗長演說就擱理事會時間的意思，因為我知道現在是幾點鐘了。但是我認為理事會應該注意埃及代表的意見，那就是我們必須要使我們的議事日程成為一個有用而且能促進我們工作進行的工具纔是。

我亦贊同英聯王國代表的聲明，除了對他所說與第五項有關的意見外，我對他的見解都表示同意。那第五項是

“希臘才斷實施恐怖暴行與集體執行死刑

“(a) 安全理事會主席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九日致安全理事會函(S/1735)。

我認為凡提議把這一項目從議程中刪去的提案才應付表決，因為依照議事規則的規定，理事會無須負此種責任。要把這一項目從議事日程中刪去是才需有七票多數贊同的。這種問題通常為某一項目應否列入議事日程？刪去項目的事應該由主席負責。倘若他才能獲得法定的七票，那麼答案就是“否”，而那一項目就須從議事日程中刪去。所以我請英聯王國代表原諒我們才將這個問題依照他所建議的辦法提付表決，而請求理事會循通常處理議程問題的辦法來處理這件事。

我反對把這一個項目列入議事日程。第一我認為這一個項目的現有措辭非常才公平，而且僅將議程所述的函件列入才把希臘代表致理事會的函件[S/1749]列入亦是同樣才公平的事。如果有一件列入，別件就都應該列入纔是。

美國代表團因為認為安全理事會才應受理這個奇怪的函件，所以反對將第五項目列入議事日程。在那所有狂妄的控訴中，竟沒有一個合理的意見說明這是國際和平的威脅或至少是一個國際爭端。

而且最好也是不要創立這樣一個先例。在聯合國對希臘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遭受威脅一問題幾乎繼續注意了四年以後，理事會知道那個問題的基本起因乃是國際共產主義在隸屬共產黨情報局的國家的鼓勵、支援和指揮之下欲以武力及恐怖手段推翻希臘的立憲政府所致。大會在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及一九四九年都曾確認有上項威脅的存在。

聯合國過去審議這個問題的時候，蘇聯集團每年都提出與第五項目相類似的控訴。它們的目的顯然是要使聯合國才注意那個侵略希臘的真正問題。

聯合國每一次都看出希臘宣判死刑問題的提出顯然是玩弄手段。我們以前早就聽到過這件事了。現在它仍舊是玩弄手段，所以美國代表團提議才把那一項目列入議事日程。

我現在對於那兩個才依正常程序而提出的決議案草案自才欲加以討論。要是理事會審議這些草案，我想我另有意見發表。

主席，本主席發現美國代表的聲明內中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一方面說我們才應該就議程項目的標題而預斷問題，並且不應該說誰是實施轟炸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建議那些轟炸的空軍應該說是“聯合國的空軍”，而且同時要求安全理事會調查並研究這個問題。本主席認為如果大家以為不應就標題文字而預斷問題的話，那麼這一個項目不妨僅稱為“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遭受空軍轟炸之控訴”，而才提到是誰的空軍。

倘若美國代表不反對，本主席就寧願以“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遭受空軍轟炸之控訴”作為這個項目的標題。這樣的措詞是和議程中第二第三兩個項目的標題措詞相類似的。第二項目叫作“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其中並未提到誰是侵略者。經理事會通過的第三項目叫作“關於台灣(福摩薩)遭受武裝侵犯之控訴”，其中才未提到是誰在進行侵略。

因此在這一個項目的措詞上同樣求其公正，那是最適當的。

我以主席的資格，注意到美國代表的提案，不過我仍認為我的字句較為適宜。

Mr. AUSTIN(美利堅合衆國) 倘若主席同意的話，我願採用下列的措辭，因為我認為如此便可免除主席建議的措辭中所包含的那種意義和政治性決定。我願意遵循主席所指出的先例。按第三項目的

標題為“關於台灣(福摩薩)遭受武裝侵犯之控訴”，所以第四項目自可叫作“中國遭受轟炸的控訴”。倘若第四項目如此措詞，我們當可避免預斷任何政治或其他性質的問題。如果大家贊同的話，那樣的措詞也可使我滿意。

主席 自然我們是指中國領土和中國人民，固不論他們的政治信仰為何。

因此我們就依照美國代表的建議 定這一個項目的標題為 關於中國領土——或中國之領土——遭受空襲之控訴。照俄文來說，稱為中國之領土比較好些。至於英文措詞，則可依各位所願而定。

Mr QUEVEDO (厄瓜多) 我以前請求發言乃是想說明我將如何投票，但是現在我祇想給各位同事安心。關於這些項目應否列入議程一事，既已如此處理，我似乎沒有發言的必要。我保留將來遇有其他代表發言而我自認有必要的時候再行發言之權。

Mr LACOSTE (法蘭西) 法國代表團鑒於一個月的時間已經過去而我們尚未能開始討論議程中的第一個項目，所以認為實在沒有在議程中增添新項目的理由。因此 法國代表團對主席建議列入本日會議議程為第五項目的“希臘才斷實施恐怖暴行與集體執行死刑”的問題，認為並無理由應予列入議程，但並不因此預斷這個問題的實體。所以理事會如果舉行表決的話，法國代表團將投票反對將它列入議程。

但是那個關於所謂美國空軍轟炸中國的第四項則為例外，因為我們認為那一項實際上是因自六月二十五日起即被列入理事會議程的第二項，即“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而發生的。

主席 蘇聯代表團保留將來在理事會討論議程中有關轟炸中國領土的一項目時就該問題的實體發言的權利。

關於英聯王國代表的聲明以及他對蘇聯所作的誹謗性的攻擊 我必須告知他 那些成千成萬的人民——事實上就是蘇聯的全體人民——都享有完全和絕對的自由。英聯王國壓迫無數的殖民地的奴隸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它的繁榮完全是建築在那些奴隸的血肉和生命之上的，所以沒有人希望或能希望它的代表會有其他的論調的。

Mr BEBLER (南斯拉夫) 我僅欲解釋我的投票。因為大家對於第四項的列入議程和它的措詞似已有一般的協議，所以我對那一個項目不擬論列。至於第五項，我是要投票贊成將它列入議事日程的。我所以要投贊成票 乃是因為我覺昂安理事會對於

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為祖國與軸心侵略者作英勇鬪爭以及戰後在希臘曾為建立民主政治而奮鬥的人民，應當設法拯救他們的生命和解除他們的痛苦。我認為理事會應採取此種行動乃是因為它是聯合國中現在舉行會議的唯一主要機關。我相信這個理由足以說明我之所以要投票贊成將這一項列入議程，但對於理事會是否真正有權處理這種事項一問題並不預加判斷。

主席 我們現有將以“關於中國領土遭受空襲之控訴”為標題的項目列入議程的建議。

如果沒有人反對，我們可以不舉行表決就照此把這個項目列入議程。而我們所要表決的只是與希臘恐怖暴行有關的第五項應否列入議程一事。

Mr ALVAREZ (古巴) 主席未把我的意見解釋正確，我覺得非常遺憾，這或許是因我以西班牙文發言的緣故。我曾很明白地聲明 古巴代表團既不接受第四項又才接受第五項。主席沒有顧到一位理事所表示的意見而竟稱理事會對於那兩項的列入議程已完全同意，實令我不能了解。

主席 古巴代表完全有用西班牙文發言的權利。就本問題的實體而言，我認為他的意見是要求將第四項亦交付表決 我們現在就可進行這件事。

我現在將以“關於中國領土遭受空襲之控訴”為標題的第四項應否列入議程一問題付表決。

經舉手表決 結果如下

贊成者 厄瓜多、法蘭西、印度、那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南斯拉夫。

反對者 中國、古巴、埃及。

經修正後的第四項以八票對三票通過。

主席 現在讓我們表決第五項應否列入議程。第五項的標題是“希臘才斷實施恐怖暴行與集體執行死刑”。

經舉手表決 結果如下

贊成者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南斯拉夫。

反對者。中國、古巴、厄瓜多、埃及、法蘭西、印度、那威、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第五項以九票對二票否決。

Sir Benegal N RAU (印度) 我僅欲就本人對議程第五項的投票加以簡短的說明。

在某些情況下 第五項的問題雖可作為大會或聯合國其他機關審議的事項，但印度代表團並不認為那是屬於安理事會管轄的事項。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 我動議理事會休會至明晨十時三十分再行開會。

主席 本主席現處於一個頗為困難的地位。依照議事規則 請求休會的動議應該先予處理。但是厄瓜多代表要求發言。倘若我現請厄瓜多代表發言，理事會的理事諒才致責我違反議事規則。

Mr QUEVEDO (厄瓜多) 剛纔我是不發言並才說明我投票的理由。但表示如果有其他理事發言我亦可能發言。因此我現在要就厄瓜多代表團對第五項所持的態度加以說明。

厄瓜多對於罪犯處死刑已有四十四年之久了。在厄瓜多 政治犯可以為自己力加辯護而無須急遽認罪。所有審判都是公開舉行，絕對沒有被告供認的罪行較他被控告的罪行爲多的情形發生。

上屆大會中在第一委員會提議應建議大會主席研究該項情勢並注意有無拯救希臘囚犯的可能的。那個提案就是厄瓜多提出的。厄瓜多的提案 經蘇聯代表 Mr Vyshinsky 提出修正案¹加以修正後獲得通過。因此就對政治犯所享有的人權的尊重應該加以適當注意一事而言 在厄瓜多乃是一種傳統的精神。但是我所以投票反對這一項列入議程乃是因爲鑒於大會不久即將舉行屆會 又因爲我注意到憲章第十三條第一項(丑)款的文字，以及因爲任何爲確使希臘及其他各國儘量尊重人權所需的行動可由人會採取所致。

Mr STABELL (挪威) 既然其他代表已經說明他們的投票 我才願對那威代表團的投票作短簡說明。那威代表團所以投票反對臨時議程第五項列入議事日程乃是因爲我認爲不論大會是否在開會期間 依照提案所提的那一個項目而論確是完全屬於安全理事會管轄的。其所以如此乃是因那一個項目與國際和平安全的維持毫無關係。

主席 我以蘇聯代表的資格願意聲明蘇聯代表團業已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這個問題的緊急性。因爲數千人的死刑有隨時執行的可能 安全理事會如果願意的話自能採取有效行動拯救那許多人的生命。但是由於若干出席安全理事會的代表團不願蘇聯代表團的才斷呼籲 又無採取有效步驟的意願 那請將本問題列入議程的提案竟遭否決。這個決定的責任都是要那些代表團擔負的 關於此點，我們應當加以指明。

¹ 參閱大會第四屆會正式紀錄，第一委員會 第二九八次會議。

我現就主席的地位說 因爲我今日就要交卸主席的職權 所以請美國代表向下屆主席 那就是英聯王國代表 提出他的請求。倘若下屆主席不反對安全理事會明日召開會議 那無疑地可以召開 不過這非要下屆主席予以決定不可。

Sir Gladwyn JEBB (英聯王國) 我沒有任何反對的意思。我認爲這是一個非常適宜的提案 如果其他代表都贊同的話 主席是才是要我召集下一次的會議？那是才是正常的程序？

主席 幾點鐘開會？

Sir Gladwyn JEBB (英聯王國) 十一點鐘。

蔣廷黻先生(中國) 我因爲沒有預想到明天午前要開會 所以已經將那個時間分配作其他的工作了。倘若理事會下屆主席及其他代表願把開會時間改至明日午後三時 本人是非常感激的。

主席 我不反對。不過這一點應由安全理事會加以決定。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 雖然我已有不同的時間安排，但仍願贊同。

主席 我現在將這個問題付表決。凡是贊成安全理事會明日上午十一時開會的 請舉手。

程序問題？我現請埃及代表發言。

Mahmoud FAWZI Bey (埃及) 理事會現在是不是真正有兩個提案 我對這一點表示懷疑 我認爲美國代表已經接受中國代表提請明日午後召開理事會的建議。理事會現在祇有一個提案。倘若主席要理事會直接表決那一個提案，自然情形才同，不過我才認爲理事會現有兩個提案。

主席 倘若美國代表確認他是贊同明日午後三時召開理事會的提案的話 那就沒有表決的必要。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 我是贊同的。

主席 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

秘書處現已爲下次會議備就一個臨時議事日程。第四項的標題爲“關於中國領土遭受空襲之控訴”。當我向理事會提出俄文的原案時 我曾建議稱爲“關於中國領土遭受空軍轟炸之控訴”。倘若“空襲”兩字的意思在英文中和“空軍轟炸”的意思相同，我自然才表反對。但是我相信如果譯爲“關於中國領土遭受空軍轟炸之控訴”當更較正確。我認爲那樣是更爲準確。

上述措詞當經通過。

午後八時二十分散會。